

双学位代表陈雯怡同学的发言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作为双学位的毕业生代表，讲一讲这几年修习国际关系双学位的收获。

我的本专业是哲学系哲学方向。“为什么会选择国关作为双学位？哲学无用，难道国关就有用？”——这几乎是每一个听到的人都会问我的问题。对于双学位，一开始只是一时兴起，奔着“有趣”去的，少年嘛，总是需要一些心血来潮的时刻。但之后，我用作为双学位学生的这三年来体知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在国关史（上）的课上得到了我大学时代所有课程中的最低分，但它同时也是我接触国关最早的一把钥匙。那个时候在理教听老师上课，觉得老师讲得很细致，自己也听得特别认真，甚至比本专业还要上心几分，但是分数出来以后真是打击信心。后来我慢慢摸索，总结出了自己的学习国关的方式，也体会到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独特魅力——它需要你有时站在一定的高度上高屋建瓴地指点江山，有时又细细去体味不同理论建构之下世界图景的差别；有时像我的本专业哲学，更有时像理科、需要去运用数据和运算这些理科生常用的方法进行研究。

我们双学位学生最需要做到的一点也在于此，我们要去感受不同学科之间的碰撞，去体会不同学科的自己独特的理论、去寻

找看待问题、思考社会的新的角度和方法。

我在国关上课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结交课上胸怀远大理想和抱负的青年。国关学院的“爱国关天下”，可能是全校院系中最广为人知的院训了。“爱国关天下”实际上就是古人所说的“居天地之远则忧其君”。在北大的这几年，可以看到身边同学的很多变化，很多理想主义者成为保守派，不谙世事的人终于变得越来越人情练达甚至有一丝世故圆滑，万幸的是，国关“打压理想”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身边这些胸怀理想的有志青年，多多少少依旧保留着理想家的本色。虽然我一直认为理想的乌托邦是一个伪命题，但我和身边的国关同学们一样，热衷于思考这些伪命题，并思考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世界的贫穷、富裕、阶级、城市化、战争、利益、精英主义和平民立场……

在我的这些奇奇怪怪、有用无用的思考中，少不了国际关系学院老师们的身影。作为一个女生，我认为现在的大学女生需要更多的女性精英在自己身边作为榜样去引领自己，与此同时，我又时常对学校里女性教师数量之少感到惊讶，仿佛学术研究的环境是一个性别不友好的环境。但在国关，第一个学期我就修到了钱雪梅老师和朱文莉老师的课，我对于她们在课上的学识、谈吐和敬业的精神都极为崇敬，这种榜样的力量，对于我的整个大学时代，都是举足轻重的——它让我充满信心、让我更有努力的方向。老师们对于双学位学生一样尽心尽力，我的哲学系本专业毕业论文甚至就是在钱老师的课上得到启发，并且多次向她进行讨

教之后才完稿的。

这三年里，我所认识的这个国际关系学院，她极为包容又很有同化力。她告诉我世界是多元的，她实践着兼容并包的精神，接纳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子。刚进学院的时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课上，老师曾经提到过建国初期各个高校国政系的分工：北大是亚非拉，人大是苏东，资本主义国家归上海复旦。有时候，我感觉到，在这里，依旧保持着这样一种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或者说发展中国家的深切的关怀的特性。我们不仅仅研究大国之间的博弈，我们也关注其他国家的发展的一切可能，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保有一颗敬畏之心。

三年的岁月转瞬即逝，我以为，毕业后，国关只会离我越来越远。我们接下来的生活，就是不断去真正实践“爱国关天下”这个院训的生活，我们一定会感受到，它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和身体的每一处血脉里。

最后，我代表双学位的同学们，感谢老师们的教导。谢谢大家！